

玉函山房丛书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二

子編法家類

世要論一卷

魏桓範

陳子要言一卷

吳陳融

子編名家類

惠子一卷

周惠施

士緯一卷

吳姚信

子編墨家類

史佚書一卷

周尹佚

田俵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纏子一卷

子編縱橫家類

蘇子一卷

周蘇秦

關子一卷

世要論一卷魏桓範撰範字元則沛國人官至大司  
農事蹟具魏志曹爽傳裴松之注魚豢魏畧云範嘗  
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隋  
志法家著錄十二卷注云梁有二十卷唐志亦十二  
卷今佚北堂書鈔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引  
之或作新論或作要集或作世論皆此一書而引題  
者異輯錄二十五節附考事蹟爲一卷書中多論行  
兵蓋三國割據日尋干戈故論世者詳究之雖列法  
家而畧無殘苛之語昔範嘗以示蔣濟濟不肯視試

取蔣氏萬機論衡之其識議亦止在伯仲間耳歷城  
馬國翰竹吾甫

世要論

魏 桓範 撰

夫賞賜者以悅下使眾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十九

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

北堂書鈔卷二十九引桓範新論

梁棟大臣

同上引桓子

學者人之脂粉也

北堂書鈔卷八十三太平御覽卷六百七

責公者易雖一賢少謬執難者眾雖九舜猶亂

徐堅初學

記卷九

蓋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

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初學記卷二十  
太平御覽卷六百

三十  
六

觴酌遲速使用失意

文選陸士衡  
結客少年場行李善注

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

文選

王僧達和琅邪

王依古詩注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文選劉孝標  
辨命論注

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羣羣則智者爲之

君長君長立則興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

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

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

焉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一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爲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



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內則兵彊於外也

並同上

夫事之安危實在於將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務求其策而反先索其勇不取之以威嚴而用之於軟緩此所謂棄本而要之於末者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三引桓範要集

昔霸王之戰策貴神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吳起臨陣推劍不持項羽初學劍後貴兵畧此勇難獨

用況無勇乎

太公誓師後至斬故云執桴鼓立軍門有不可犯之色也嚴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今之擇將宜參準往古之數詭於常時之法得其狀而責任之所謂坐車上而御騏驥不勞而致于里者也

古之論將者言長於計策則課以料敵言長於治軍則考以政事勇於奮擊則責以戰鬪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

並同上

善行奇者

一作行兵

因敵為資故兵法從敵之意如示其

形開其利路潛設神策使若響之應聲此為江中之

魚將御腐索必可禽也

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三又卷一百十六引無下二句並作

桓範集按御覽引論兵五節亦作桓範要集蓋一篇文也

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衝敵陷堅退則鷲下鷹擊

往如電發去如風過

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引桓範簡騎論當是論中之篇目

有君好臥讀書倦則刺其掌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又卷六百十一引云

有讀書倦三字

夫刑辟之作所從來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是以

古昔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爲人命至重一死不生  
一斷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是以後聖制法  
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訴然猶復三勅僉曰  
可殺然後殺之罪若有疑卽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

也

太平御覽卷  
六百三十六

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物動而

亶己彰形行而迹已著

太平御覽卷  
八百三十四

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

同上

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

書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引桓範世論

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七

服一綵則念女工勞御一穀則恤農夫勤 同上

朝鮮之馬被鬣躡齧能使其成騏驥者習之故也 太平

御覽卷八百九十七引桓公世論

附考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大司農沛國相  
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畧將  
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  
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  
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  
質一人尙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  
不應者羲猶不能納

魏志曹爽傳

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

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  
中領軍尙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  
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至引節欲動  
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兗州刺史怏怏不得  
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  
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  
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  
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爲君難作下  
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

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  
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  
爲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  
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  
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  
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  
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  
輩何似邪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  
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



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大傳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誥許旨